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第二名 林家宇

穿山甲，想飛

雨後的清新滴落在綠葉，向晚的夕陽映照在球場。高大健壯的短跑選手，如獵豹般急奔；中年發福的微胖男子，緩步彷若烏龜；更有嬉鬧歡笑的年輕學子們，像是兔子般靈巧，搶著球競賽。無論是誰，都在跑道上或賽場上，行走自己的旅途。

坐在司令台上，眼望旁邊的繽紛動物塗鴉牆，驀地憶起往事。

那是個跟今天很像的日子，同樣是下過雨後的傍晚。學校二樓窗邊，我神色漠然，俯瞰操場上的或快或慢。一躍而起的三分投籃，如同蒼鷹抓魚那樣精準，球投入籃框。

老師坐在身旁，陪我看著。她開口詢問：「你想成為什麼動物？」靜靜遞出紙筆，讓受困於身體的情緒，得以在紙張縱橫釋放。

四肢短小有力，堅硬利爪掘地，瘦長身形穿梭，森林與地底來去自如。長尾拍打泥土，靈巧舔食的嘴，點綴黑色眼珠，勾勒短小可愛的身形。下一筆劃卻在皮膚掙掙咬噬，頭部開展的細鱗，逐漸延伸到身體，成為無法忽視的巨大鱗甲。伴隨鮮豔紅點滴落，染血鱗片遍布全身。

這是隻流血的穿山甲，映照遍體鱗傷。老師只看著，等待我說話。一刻也無法忍受的我不發一語，大筆一揮，切開紙張。大叉叉筆痕，劃破穿山甲，也重重刻進紙下桌面。

我是魚鱗癬患者。魚鱗遍佈全身，去鱗全年無休，層層脫落後，再層層堆疊。起因是角質異常分泌堆積。因為如此，皮膚脆弱異常，經常麻癢不止，隨後帶起洩憤般的搔抓，衣物、皮膚、指甲，經常血跡斑斑，彰顯著戰鬥後的陰影。

一年裡，帶傷的日子是三百六十天。殘破不堪的傷口，在皮膚次次修復後，如狗皮藥膏頑強，成為夢魘糾纏不清。也因為這樣鱗片樣貌的皮膚，人送外號：「穿山甲」！

聽父母說，家族譜的紀載裡，無人有如此症狀。從醫學角度，稱為基因突變，

換言之是運氣很好，不是成為平常熟知的動物，而是變成罕見的穿山甲。但我一點都不想要。

不會傳染的穿山甲，會嚇哭其他動物。國一下學期某天，因為要分組討論報告，所有人要坐到不同的位置，以利討論。當我坐下後，某個女孩忽然「哇」的一聲，嚎啕大哭，像是幼鹿被捕食般無助——因為她不希望我坐她的位子。

責怪的目光，紛紛刺在我身上，同學發難了：「你為什麼要坐她的位子啊？」
「你很髒欸，還弄哭人家！」「你就不能拉自己的座位過來嗎？」

字字句句的指責，撕扯心臟，鮮血滿地。騷動之中，茫然環顧，我心底好困惑、好奇怪：「為什麼不是我哭呢？」察覺狀況的老師趕過來平息紛爭，讓女孩不再哭泣。老師說了什麼安撫之言，拚了命不讓淚水流下的我，完全沒有聽見。

當天下午放學，所有人都走了，我執意不走。留在教室，在黑板上畫著一隻隻的動物，就是沒有穿山甲。

我想成為其他動物，不要是穿山甲就好。

巡堂老師走了進來，她正是當天幫忙排解紛爭的老師。她看著我在黑板上的塗鴉，什麼都沒有說，帶著我坐到窗戶旁的位置坐著。

「老師，我會不會又被同學罵啊？」「放心，不要告訴他們就好。」老師笑了笑，我稍微安心，小心翼翼的坐在位子上。

「你想成為什麼動物？」遞出紙張的老師，溫柔的問我這個問題。

用打叉叉的穿山甲作為答覆。只要不是牠，就好。

看向窗外，那顆完美拋物線的三分投籃，回應老師：「我想成為蒼鷹。」眼光微微向上，凝視下過雨後的遙遠清空，是那般清澈碧藍。

想飛上天際，成為無拘無束的蒼鷹，自由自在地享受藍天。自此，我開始不認同穿山甲，努力朝著蒼鷹的目標前進。

無論天氣冷熱，都穿著長袖掩蓋鱗片，不理會皮膚如何對我抗議。五十分鐘的體育課，即使熱到瀕臨昏倒，依然堅持上滿。晚上麻癢會如何大舉入侵的攻陷

睡眠，從來不是我關心的。那是穿山甲要思考的問題，蒼鷹根本就不必想。

努力擺脫穿山甲，但痕跡依然在。我總是被人詢問「你皮膚怎麼了？」往往，對方聽到「這是天生疾病」後，活像挖到金礦般興奮，不住口地給予建議。

聽著好心告知的偏方，還有各種掛保證的名醫，即使不悅，但總給我一絲絲，成為蒼鷹的更多可能性……

然後，在每一次提起勇氣嘗試之後，拍胸脯的保證，成為無能為力。熱心人士則輕輕巧巧，不必面對我又是一遍，無法痊癒的失落。穿山甲的鱗片依然怵目驚心，彷彿是在嘲笑我的徒勞無功。

「你想成為什麼動物？」每一天每一天，在麻癢與搔抓的戰爭中，我舉著旗子大大揮舞，鷹的翅膀在上面閃耀著。我的答案未曾改變，要成為蒼鷹。

某年春節將至，在人聲鼎沸的市場旁，陪著阿公賣菜。那一年高三，面對沉重的課業壓力，健康狀況亮起紅燈，直接反應在我的皮膚上，鱗片剝落又新生，一塊紅一塊白，看得見的手臂、脖子，幾乎沒有一處是完好如初。但我依然對之罔顧。

「哎喲，你這是什麼皮膚？」「我這是天生的，謝謝關心。」來買菜的客人好奇問了。皮笑肉不笑的笑容中，我想著是不是下次乾脆把脖頸也包起來？

「哎呀，你這個要治好啦，如果你不治好，會找不到另一半的啦！」聽到此言，虛偽的面具碎裂得徹底，一瞬間我幾乎就要發狂咬噬眼前的人了，幸虧阿公即時把這個客人招呼走，我不必繼續面對。

努力拔除鱗片，為自己的雙臂插上羽毛，想像著有天能飛上天際。卻無數次的，被旁人、被自己，殘忍戳破。即使閉上眼睛，還是能感受到鱗片一塊塊脫落、再生的歷程。

成為蒼鷹的旅途，越走越艱難。再怎樣努力，卻越走越無力。鱗片上的戰爭始終不休，搖旗吶喊的聲響卻越來越微弱，總會在不經意間，看見其他動物的身形時，想起自己終究不是蒼鷹。

大學求學期間，我徹底崩潰了。我鑽入土中，不分晝夜，穿山甲再也不願意出來了。我挖了個洞，蜷縮成一顆球，把自己深深埋起來，永遠不被其他動物找到。

任憑時間流逝，只要是在地底深處，就再也沒有人能分辨，我是穿山甲，還是蒼鷹。

但，慢慢的，陽光一點一點地滲入土壤，刺激了我的眼。揉揉眼睛，偷偷向外看，才突然發現，家人、朋友，在外面一直等著我。

他們不是因為我成為蒼鷹才認同我，而是他們接受我身為穿山甲的樣貌。而這幾十年間，在我身邊的人，從來不會強迫我成為別的動物。

「你就是你，不是其他人，更不是其他動物。」他們是這樣告訴我的，我就是穿山甲。

從憤怒與悲傷，不接受無法成為蒼鷹的事實，逐漸走向某種莫可奈何。不甘願皮膚如此，卻無論如何都不能演化成其他動物。再更後來，慢慢成為平靜，接受自身的樣貌……一點一滴，選擇喜歡，身為穿山甲的自己。

曾經深藏於地底，在最後接納自我後，才更加珍惜那得來不易的微光。美好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。

「你想成為什麼動物」，我問了自己許久。一路走來，面對這個問題，我曾一味追尋成為蒼鷹。

答案是，穿山甲永遠無法變成蒼鷹翱翔天際。但誰說，就一定不能飛呢？

裝滑翔翼、乘坐飛機，都得以俯瞰大地。穿山甲還是穿山甲，然而，牠不必是隻蒼鷹，也能在雲朵悠游。

不必是其他動物，只要成為自己，也能做到許多。不必成為他者，才能被人認同、獲得幸福。

每個人的心中，都有隻蜷縮於地底的穿山甲。經歷追尋蒼鷹的迷茫，我才終於成為我，成為屬於自己的，那獨一無二的穿山甲。

或許是因為這樣，我能感受到在地底下，不同穿山甲的哀鳴、悲痛、沉默。也由此更誕生了珍惜一切的自我。

希望，有朝一日，我這隻穿山甲，能夠更潛入土裡，將光芒帶給身陷黑暗的其

他穿山甲。

「你想成為什麼動物？」「我想成為穿山甲，不止能入地，而且還會飛的穿山甲。」